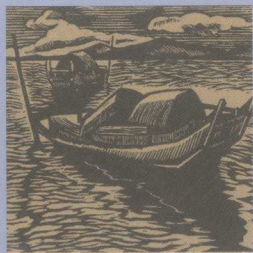


20世纪末
文学作品精选
中篇小说卷1

20SHIJIMO
WENXUE
ZUOPIN
JINGXUAN



许谷 · 王朔

绿水长流 · 池莉

一波三折 · 方方

.....

秋风醉了

中

不同的名家名作，艺术价值较高而可读性又较强的佳作，
角的人文坛新人之力作，少量评论界发生争议的作品，
致是入选本套图书的标尺。

吕辉 雷达◎编选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20世纪末
文学作品精选
中篇小说卷1

I247
10253.2

许谷 · 王朔

绿水长流 · 池莉

一波三折 · 方方

.....



秋风醉了

白桦 雷达◎编选

中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秋风醉了

刘醒龙

155

电视播完晚间新闻以后，王副馆长才回家。王副馆长进家门时，妻子仿兰已领着女儿睡着了。客厅里，只有老父亲趴在地板上，认真地补着一双旧胶鞋，屋里有一股胶水的香味。父亲见儿子回来，问他吃饭没有。听说儿子还没吃晚饭，父亲忙起身到厨房去弄。

王副馆长在客厅沙发上坐了一会，忽然闻到一股煤气味道，他连忙钻进厨房，一把将煤气罐拧死。父亲说：“怎么关了？正准备点火呢！”王副馆长说：“你不是点火，是打算放火。跟你说了一百遍，要先将火柴点着，再开煤气开关，你总是记反了。”父亲说：“我见你媳妇也常常先开煤气，再划火柴。”停一下，又说：“就怪她，怕女儿玩火，总将火柴藏得连我也找不着。”

王副馆长劈手夺过火柴，转身将门窗都打开，让风吹了一阵，

秋
风
醉
了



再关牢后，这才将煤气灶点燃了。又随手将一只锅放上去，加了些水，说：“煮点面条。”正要走，见父亲一双黑手从柜子里抽出来，他连忙说：“我自己来，你歇着去吧！”一边皱着眉头从父亲手里接过两只鸡蛋，一边将父亲推出厨房。

王副馆长将鸡蛋面做好了，盛到碗里，正要吃，父亲又返转来了，冲着王副馆长说：“我听说，有件事对你不利。”王副馆长搁住筷子问：“你能听说什么重要事情？”父亲说：“下午，李会计的娘送鞋来时，亲口对我说的。我问到底是什么事，她说她也只偷了一只耳朵，没听准什么，反正是李会计在家里说的。”王副馆长想了想说：“你别瞎操心，到中间去搅和。我的事你想关心也关心不了。”父亲说：“我只是提醒你一下。”说着就退回去。

156

吃完面条，顺带将手脸脚洗了一把，出厨房时，见父亲仍在客厅里补胶鞋，他说：“一双破胶鞋，你想补出一朵花来？”父亲说：“这天怕是要下雨了，人家到时要穿呢。”王副馆长懒得再理睬，开了房门，就往床上钻。

仿兰仍没醒。王副馆长在床上坐了一阵，还是忍不住用手去摸妻子。摸了一阵，仿兰终于醒了，朦胧地问：“什么时候回的？快睡吧！”王副馆长说：“有件喜事要告诉你。”仿兰振作了些。王副馆长继续说：“组织部约我明天下午去谈话，我想，可能是要我当正馆长。”仿兰说：“这也叫喜事？代馆长都代了快三年，人都累脱了几层皮。现在，你就是坐着不动，百事不做，也该送你一个馆长当一当。”王副馆长说：“话是这么说，可人家如果成心不让你升这半级，你也没办法。”仿兰说：“所以你就把这个响屁，当成了喜事。”王副馆长说：“你以为我当上国家主席才是喜事？这好比月月发工资，明知这笔钱是你该得的，可一到领工资的时候，人人都挺高兴，都把会计当成了菩萨。”

仿兰打了一个呵欠。女儿忽然叫了一声：“我要屙尿！”仿兰连忙跳下床，抱起女儿要去卫生间。一开房门，见公公正蹲在客厅地板上，忙又缩回来。仿兰只穿着乳罩和三角短裤。她将女儿往丈夫身上一扔，回头钻进被窝里。

王副馆长抱女儿去上卫生间。路过客厅时，朝父亲说了几重话。待他从卫生间返回，父亲已上床睡去，破布、破胶皮撒了一地板。

关了房门，仿兰说：“他又是没洗手脸就去睡了？下回，他的被窝你帮忙洗。”王副馆长不作声。放好女儿，他又续上刚才的话题，说：“领一个月的工资，就说明自己有一个月的价值。让我当正馆长，也就说明我有正馆长的价值。不让你当，就意味他们不承认你有这个价值。”

仿兰猛地说一句：“就像猪婆肉不是正经肉一样？”王副馆长说：“差不多是这个道理。”仿兰又说：“只有你把狗屎当金子。换了我，我倒要先考虑考虑这个馆长能不能当。要当也得提它三五个条件。”王副馆长说：“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痛。算了，睡吧！明天上午这一道难关，还不知道该怎么过呢！”仿兰说“谁叫你充好汉，领导要安排亲戚子女到文化馆，你答应就是，这个单位又不是你私人的。我们图书馆只有十个编制，却进了二十一个人，工资奖金反而比你们发得多。领导子女来是好事，可以通过他们走后门找财政要钱嘛。”王副馆长说：“文化馆是搞文艺的，不考考试就答应进谁，那怎么行？”

有一阵两人都没说话。王副馆长一翻身，胸脯贴到仿兰的背上，他正要伸手出去，仿兰又开口说：“你父和李会计的娘关系怎么这密切，是不是在谈朋友？”王副馆长一愣。仿兰继续说：“这一段你父经常带着孩子到李家去串门，今天下午，他又将李家的破



鞋，抱了一大堆回来补。”

王副馆长记起父亲刚才说的话，他当时还以为父亲补的是自己家的鞋，但他仍替父亲辩解：“我父当了一生的补匠。这两年不让他上街摆摊，他就像丢了魂似的。能帮人补鞋，就证明他活着有价值。你也别乱猜。”仿兰说：“又不是我的亲老子，我才不管呢！你只告诉他，别脏了我的屋子就行。”

王副馆长的兴致一下子全没了，他翻了一下身，将自己的背对着仿兰的背。仿兰说风灌进被窝里了，他也懒得理。

二

158 睡了一阵，王副馆长感到有人在推自己。睁眼一看，天已经亮了。

仿兰见他醒了，就不再推。说：“快起床去看看，你父在外面哭呢！”

王副馆长一听，真的有哭声，就连忙起床，披着衣服冲出房门。果然是父亲老泪纵横地坐在小板凳上哭泣。

王副馆长说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父亲抹了一把眼泪，不说话。王副馆长有些急：“父！你是伤是病，先开个口呀！”

父亲喘不过气来。王副馆长上去帮忙在背上捶了几下。平缓后，父亲说：“昨天夜里，他们狠狠地打了我一顿！”

王副馆长一惊：“谁？”同时心里马上判断，可能是李会计他们见父亲老和他娘在一起，就起了报复之心。

父亲说：“你爷你奶，你太爷太奶！”

王副馆长悬着的心立刻放了下来。“他们早已作古了，怎么会

打你呢？”

父亲说：“他们托梦给我，在梦里打我！说我不仁不义不忠不孝，所以王家香火在我手上断了，王家上千年的血脉让我毁了！”父亲抬起手，指着脸让王副馆长看，“我这张老脸都打乌了，伢儿，我只生你一个儿子，你说什么也要还我一个孙子呀！”

房门一响，仿兰款款地走出来。王副馆长刚放下的心，又悬了起来。仿兰故意轻描淡写地说：“父，你也不必伤心，只要他愿意，我们离婚，让他再去娶个会生儿子的姑娘就是。”

王副馆长忙说：“仿兰，你少说几句行不行？”

仿兰说：“这话让人听了该多舒服！”说着就进了卫生间。

王副馆长好说歹说，总算将父亲劝歇住，不再哭了。原先他打算早上和父亲说说，要他别给外人补鞋，别丢他的面子。父亲这一闹，他就不好开口了。

洗漱完毕，他到厨房去，想和仿兰说话，做点父亲爱吃的泡蛋。进去后，见仿兰已经做了，他就转身去给宣传部的冷部长打电话。

冷部长是县委常委，电话自然是公家安装的。王副馆长的电话安装得不明不白。文化馆准备将旧房拆了盖舞厅，几家建筑公司来抢这笔活。其中八建公司借口说为了便于联系，抢先给他家里安了一部电话。所以，他一拿起话筒，就感到当不当一把手，确实大不一样。

冷部长有个么姑娘叫冷冰冰，暑期参加高考，考了二百九十分。冷部长想到文化馆的干部只要有专长有才华，文化水平不高不要紧，就想将冷冰冰安排到文化馆工作。于是，他托人将么姑娘写的几篇日记和作文送给王副馆长“指教”。经人一暗示，王副馆长明白，冷部长是要他主动去找他要人才。

今天上午这场考试，本是单独为冷冰冰安排的，不知怎样，走



漏了风声，说文化馆公开招聘文艺人才，搞得全县来报名的不下一百人，光县委、县府两个大院的干部子女就有十几个。弄得王副馆长骑虎难下，只得假戏真做，请了几个评委，将一百多人筛得只剩下十个人，参加今天上午的最后面试。

王副馆长拨了一个号码，等了片刻，那边就有人声传过来，娇滴滴地问找谁。王副馆长就说：“你是冰冰吧？我是文化馆小王，请你爸，冷部长接电话。”说完这话后，王副馆长等了好一阵，话筒里没有人声，只响过一阵公鸡的打鸣声。仿兰都催了几次要他吃饭，可他不敢放话筒。那边终于传来了冷部长的声音。

王副馆长先说自己昨天晚上在他家等到九点多，见部长忙还没回来，就只好先告辞，等等，然后，又说今天的面试已经全部准备好了，以冰冰的才华，名列榜首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。

这时，外屋里仿兰大声喝斥谁，说：“送什么礼呀送——王馆长不是见东西眼开的人，都给我提回去，凭真本事考嘛，何必来小动作。”

王副馆长见声音好大，忙将话筒上的送话器捂住，一转念头，他又放开了，并对着话筒说：“评委都是我亲自挑选的，政治上绝对可靠，不会自行其是。”他说“政治上”三个字时，语气特别重。

等了一会儿，冷部长在那边说：“有件事现在说不知误不误你们的事，冰冰她病了，不能参加面试。”

王副馆长正要再说点什么，那边电话已经挂上了。他感到事情有些不妙，出了房门，冲着仿兰说：“你刚才发什么神经病？”

仿兰说：“其实没人送东西来，我想和你作个配合，让领导更相信你。”

王副馆长说：“你是在画蛇添足。”

这一变化，让王副馆长食欲大减，只喝了两口粥就提着皮夹子上班去了。

文化馆办公楼与宿舍楼本是一个整体，只是将一半设计成宿舍，另一半作办公用。王副馆长从家里走到办公楼大门前只用了两分钟。

还没到上班时间，看门的郑老头还没来，他从皮夹子里找出一把钥匙，将大门开了。人进去后，又反手将门重新锁上。

一进办公室，他就坐在椅子上发闷。闷了一会，他记起下午要到组织部去谈话，就连忙找出笔记本写起来，他先将代理馆长这几年的工作作了一些回顾。

一写到自己的工作成绩，王副馆长就兴奋起来。他推开门，走到阳台上，细细打量这一幢五层楼的建筑物。文化馆大楼县里叫了十几年，馆长换了几任，都没建起来。轮到他代理馆长，只用了十四个月，大楼就树了起来。县长还多次在一些重要场合里说，要向文化馆学习，帐上没有一分钱，却盖起了一栋价值八十万元的大楼。所谓文化馆，实际上就是指的他。

王副馆长朝下看时，见宣传部秘书科的小阎领着一个人，正在楼下观望。他就叫起来：“小阎，上来坐一会吧！”

小阎和那人说了句什么，就领路朝楼梯间走去。不一会，就到了办公室门口。

坐下后，小阎相互作了介绍。王副馆长知道随小阎来的这人是小阎的老师，听说文化馆公开招考干部，特来看个热闹。小阎的老师姓马，王副馆长看了几眼，总觉得有些面熟。老马看出他眼里的意思，就主动说，前年县里搞“金色的秋天”摄影作品展览，他有一幅作品入选了。他来文化馆拿入选证时，有些不好意思，就说自



己是代人来领的。王副馆长记起有这件事，他还记得这幅作品名叫《秋风醉了》，作者是一个副乡长，作品本来很差，但名字取得好，作者身份又特别，王副馆长就力举让这幅《秋风醉了》参展。王副馆长本想问问老马现在作什么事，但见小阎起身告辞，他自己也忙，便作罢了。

临出门时，老马握着他的手说：“日后还望多关照。”

王副馆长说：“对来自基层作者的作品，我一向强调要特别关照。这一点请放心。”

老马没说什么，只是轻轻一笑，有点意味深长的样子。

和小阎握手时，王副馆长半天不松开，扯着问：“冷部长对我们这次考试，不知有何意见或指示？和我说一说，马上我们的舞厅做起来，老哥每天送你两张票。”

小阎也学老马轻轻一笑，说：“冷部长对你工作中的锐气很欣赏，多次要部里的中层干部向你学习呢！”

王副馆长说：“他这么看重我，那他的冰冰今天怎么不来参加考试？”

小阎说：“这是冷部长的私事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
王副馆长从小阎脸上看不出什么暗示，只好放他走了。

小阎刚走，李会计来了。问他今天的考试是不是按时举行。王副馆长怀疑他怎么这样问，是不是他已经知道冷冰冰不来参加考试，加上想起父亲昨晚说的那些话，心里忽然有了一股气，就说：“有什么变化，我会通知你的。”

李会计停了停，正要走，王副馆长甩来一支烟随口问：“听人议论，宣传口最近像有什么人事变动，你消息灵通，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”

李会计一边低头点烟一边说：“不知道，一点也不知道。”

王副馆长就问他，让通知八建公司今晚来人谈判，拆旧房盖舞厅的事，通知了没有。李会计说已经通知了，今晚他们正副经理都来。隔了一会，王副馆长又问他申报高级会计师的事进展如何，听说有些阻力，他答应过几天帮忙跑一下，疏通疏通。李会计当即表示感谢。王副馆长盼他嘴里能透露点别的什么，见他问一句答一句，半句也不愿多说，知道无益，就叫他走了。

门外陆续走过一些人，是馆里的干部来上班了。王副馆长一看表是八点半，离考试开始，还有一个钟头，他便又开始准备下午的工作汇报。

成绩自然有一大堆，不然他不会连续被评为省地文化系统先进个人。王副馆长想光说成绩人家会说你骄傲狂妄，还应该说点缺点。他最大的缺点是不大听话，上面的指示，他总要添点什么或减点什么，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和不折不扣，譬如说这次招考文艺人才，本来看准一个好苗子选进来就是，他却要别出心裁，组织一个评委会，搞初试和面试。宣传口的干部全归冷部长管，没有他点头，谁也提拔不起来。王副馆长觉得既然冷部长不计较这点，将他由副转正，自己不就冷冰冰的事检个讨，就太不近人情了。这种缺点的根本问题是个性太强，宁折不弯，遇事不讲究调和，态度强硬，方法简单。王副馆长又安排自己在说了这一通后，一定要说说老罗的事。

老罗是馆里的音乐干部，他本是在下面一个乡电影队当放映员，因和县委书记是同学，才调到文化馆。来馆不到一年就搞了三个女人，其中两个是姑娘。弄得那一阵，天天有人来找老罗算帐，搞得全馆乌烟瘴气。宣传部、文化局都不敢处理。那时，前任馆长刚调走，王副馆长刚刚开始代理馆长，上面将这事交给他处理。他将心一横，给了老罗一个行政记大过、停发当年奖金的处分。奖金

停了半年，县委办公室就有人说情，但他不客气地顶了回去，结果他在馆内的威信一下子起来了。

正在盘算这小骂大帮忙的主意时，电话铃响了，隔着一道墙，清晰得很。跟着李会计在那边屋里喊：“王馆长接电话！”

他过去拿起话筒，听出是县政府文卫科的史科长。史科长说上午来考试的人当中，有个叫肖乐乐的，他是行署文卫科肖科长的妹妹，一定要特别关照。王副馆长嘴上应承了，心里却骂道：“二十几岁，卵子还没长圆，就想在老子面前玩领导的味儿？真是睡着后笑醒了。”

放下电话后，李会计问他这次收的报考费怎么处理。王副馆长问清有差不多五百元时，就说：“再添上点，凑一千元，将银行那笔贷款的利息付了。”

李会计说：“是不是作奖金发了算了。银行的钱，一千两千地还，他们还嫌麻烦。”

王副馆长说：“没办法，银行这笔钱没还清，住在这房子里就不舒服，你同大家解释一下，现在为我捧捧场，将来会有大家的好处的。”

回到办公室，见屋里站着个挺好看的女孩。他心里有几分好感，就主动问她找谁。女孩说她叫肖乐乐，找王馆长。王副馆长想起刚才电话里史科长的口气，一点好感立即消失了。他接过肖乐乐递过来的条子，看也不看就放在桌上，借口叫肖乐乐出去放松放松，以免考试时太紧张，将她打发走了。

肖乐乐走后，接二连三地来了不少人，都是递条子的。王副馆长数了数，九个人参加考试，递的条子却有十三张。条子上落款的都是县里的头面人物，史科长在里面只算是一个小爬虫。

王副馆长瞅着那堆条子，犯了难，那些写条子的人都是不好得

罪的，而这次招考只录取一人，原定是要录冷冰冰，那九个人只是陪着练练，再好他也不敢录取。

他想了阵，想出个主意，就唤李会计过来商量。

李会计听说他准备让每个评委，给参加考试的人，统统都打九分，就摇头，说：“这会让人看出问题来。不如规定从八点五到九点四，共十个分数。评第一个人时，第一个评委打八点五分，第二个评委打八点六分，第十个评委就打九点四分。评第二个人时，第一个评委打八点六分，第二个评委打八点七分，第十个评委打八点五分，这样依次排下去，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，每个人都是七十一分六分。”

王副馆长见李会计脱口说这许多数字，就说：“你好像预先就知道许多事一样？”

李会计说：“王馆长这样说，以后我就不敢为你当参谋了。”

王副馆长说：“等我当了馆长时，一定举荐你当副馆长。”

李会计望着他不说话。

王副馆长说：“我还想将评委秘密打分，改为公开亮分，免得有个别人不听话，私下下我的绊马索。”

李会计说：“这个主意好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粥面看饭面，谁若是抬谁的分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谅他们无论如何不敢得罪冷部部长。”

王副馆长说：“很对，如果今天九个人得分一样，我就可以一个不取，这个名额还是冷冰冰的。”

商量好后，李会计就去通知评委们来开碰头会。

王副馆长数准十个人到了以后，就说：“我先给个东西大家看看，然后请大家说说今天这个分数怎么个打法。”

说着，他将桌上的十三张条子，递给评委们过目。



评委们看后，一个个脸上很严肃。

王副馆长说：“这样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，将后门开得比前门还大，我是很看不惯的。我的意见是一个也不录取。”

评委中有几个人齐声附和。

忽然评委中有人问：“怎么没见到冷冰冰的条子？”

王副馆长说：“她病了，不能参加今天的面试。”

大家齐声“啊”了一下，然后都说就按王馆长的意思办。

九点半时，评委们鱼贯进入考场。一坐定，王副馆长就宣布面试开始。

由于不收门票，来观看的人很多。

开始几个七十一一点六分出现时，大家都发出各种惊叹。特别是第九个七十一一点六分出现时，考场轰地一响，像是天上打了一个滚雷。

等王副馆长重新出现在台上时，考场猛地静下来。

王副馆长说：“出现这样的结果，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将尊重评委的意见，慎重地进行研究。”

参加考试的人，都没料到会是这种结果，一个个不知说什么好。王副馆长说了几句安慰话，他们就随大家往外走。

一屋人中，只有两个人在笑。王副馆长认出，这两人一个是小阎，一个是小阎的老师老马。

等人都走后，王副馆长立即给冷部长打了个电话。他在电话里说，本来想下午亲自来汇报，但是组织部约他下午去谈话，所以就先将结果报告一下。他这样说，本是想探探冷部长的口气。冷部长只说了一句：“你的高招真多，我都防不胜防了。”说完就放下了电话。

王副馆长猜不透冷部长话里的意思。回家吃中饭时，说给仿

兰听，仿兰也判断不准。

四

下午，各机关都是一点半钟上班。王副馆长一点钟从家里出发，到组织部只用了十五分钟。

干部科的门敞着，有两个人在办公桌上下象棋。王副馆长冲着执黑的一方叫姚科长，又冲执红的一方叫张科长。二人都朝他点点头，说声你来了，又埋头厮杀去了。王副馆长见红方张科长走错一步棋，就想提醒他，终究是强忍住没有开口。黑方姚科长赶紧挥车叫将。张科长一看，将虽将不死，却要丢一只马。他懊悔不及，连连说自己不该太冲了。太冲了总要吃亏的。后一句是姚科长说的。

这时，墙上的石英钟响了一下。张科长忙一推棋子，说：“上班时间到了，不能下了。”

姚科长说：“这盘棋你是输定了。”

张科长说：“那倒未必，俗话说先死而后生。老王你说是不是。”

王副馆长说：“其实姚科长的棋也潜伏着危机。”

一边议论，一边将棋收拾好了。

姚科长又叫张科长给客人泡茶，说张科长是输家，输家就得受罚。

张科长却反叫姚科长给客人泡茶，理由是姚科长爱跳舞，若不待王副馆长客气点，等文化馆舞厅建起来后，不买票就不许进。

姚科长不以为然，说他就信王副馆长会拦在门口。

张科长说，王副馆长自然不会拦在门口，但他会请两个素不相



识的民工守门，看谁有力气硬往里闯。

说着话又进来了一个人，是宣传部小阎的老师。老马进门后，腼腆地冲王副馆长点点头，找了一个凳子坐下来。

姚科长和张科长扯了半天皮，倒底谁也没去泡茶。

王副馆长趁他俩扯皮刚告一段落，赶忙插进来说话。他知道一会儿管县直机关的徐副部长就要来了，等他来了自己就不好主动谈自己今后工作的设想。趁他没来，自己就开始说，等他来了，正好可以听到一部份，而这些事闲聊时说，比正式汇报效果要好。譬如说建一个高档舞厅，闲聊时可以说星期六晚十点半以后，舞厅灯光改为烛光，舞曲一律是慢三、慢四，而且还要设几处屏风，跳到最抒情时，可以转到屏风后面去。又譬如，建一个镭射电影厅，专放一些进口电影，因为镭射视盘是采用激光信息处理的，无法进行剪接，所以刺激性很强的镜头特多。等等这些，都不能在正式汇报时说，说了就要犯大忌。

王副馆长说，他打算年内将舞厅建起来，明年再投资搞镭射电影，后年搞一个健身房，这中间再看准机会办一个公司。

徐副部长果然在王副馆长说到最精彩处时走进来，除了老马起身上前和他握手，别人都没多大反应。

徐副部长一直津津有味地听，直到王副馆长将话说完，才开腔。他说：“我们开始谈正事吧！”

姚科长赶忙起身给徐副部长倒水，却被张科长捷足先登了。

徐副部长接着说：“文化馆的工作，这两年在王代馆长的领导下，取得了一些成绩。考虑到上面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，县里就不能小看它。所以，冷部长和我们商量过后，决定调西山乡副乡长马金台同志到文化馆担任馆长兼党支部书记。”

王副馆长听到这话，脑子里轰地一响，眼前泛起一层黑点。

徐副部长下面讲的什么，他听不大清。只见一只手伸到他的面前，他下意识地握住，抬头一看，见是老马。

老马说：“从前我是你的业余作者，现在转到文化战线上来，我仍是你的业余作者，因为我不算太内行，有些事还需要王馆长你多加指点。”

王副馆长定了定神，勉强开口说：“一个锅里吃饭的人，好说，好说！”

徐副部长又说：“你俩一正一副，分工是这样的：老马抓全盘，兼管人事。小王抓业务，兼管财经。不知你们有别的意见没有。”

老马说：“没有。我服从安排。”

王副馆长说：“我只管管业务就行，别的都归老马吧！”

姚科长忽然说：“一个人事，一个财经，是最重要的两件事，让一个头头管不好，缺少一种平衡机制。”

王副馆长本是赌气，听姚科长一说，就不再坚持了。他知道不管人事和财经就没有威信。

徐副部长说：“小王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意见，哪个副职不想转正？老马比你大十多岁不是？你在年龄上有优势嘛！年轻人要经得住磨练和考验。”

王副馆长不作声。

徐副部长又问老马：“有什么困难没有？住房问题？家属问题？”

老马说：“家属是半边户，田里的事离不开人，就算了。但我的两个孩子都在县里读高中，看看能不能搞几间宽敞些的房子？”

徐副部长说：“文化馆做了新房子，腾一套出来没问题吧？”

王副馆长想了想说：“只有腾李会计的房子了，他在西街上买了一套房，按政策有了私房的就不能住公房。”